

楊虎城



周骥良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杨 虎 城

上 册

周 骥 良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杨虎城

下 册

周 骥 良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91 号

书名	杨虎城
作者	周骥良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3.625 印张 810.000 字
版次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199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0752-3/Z·45
定价	24.00 元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章	春意丝丝.....	1
第 二 章	举旗	43
第 三 章	又是一朝风云	81
第 四 章	黄河之水天上来.....	118
第 五 章	日月悬天.....	156
第 六 章	兵走榆林城.....	207
第 七 章	卷土重来.....	244
第 八 章	抢进西安.....	280
第 九 章	围城.....	317
第 十 章	惨痛的纪录.....	356
第十一章	别了潼关.....	402
第十二章	在太和响起锣鼓.....	443
第十三章	急转弯.....	497

下 册

第十四章	争先一着·····	535
第十五章	杀了个难解难分·····	571
第十六章	千古奇闻·····	608
第十七章	世事如棋难料定·····	645
第十八章	喜从天降·····	678
第十九章	心与心在击撞·····	722
第二十章	在蓝天上捅个窟窿 ·····	763
第二十一章	事变中的事变·····	810
第二十二章	出国·····	864
第二十三章	归国·····	902
第二十四章	云雾深深·····	951
第二十五章	惨胜·····	992
第二十六章	今夜星光灿烂·····	1028

第一章 春意丝丝

犹是冰封时节，寒气袭人。但八百里秦川这片沃土掠过一年一度的恭喜发财与岁岁平安的祝愿，一丝春意已经悄悄来到。这春意没有落在河水的滚滚涛涛，也没落在那大户人家才有的桃红柳绿上，而是落在了关中穷苦人的心上。

在从黄河岸边伸向古城西安的大道两侧，在树边石边墙边，到处贴着一张白纸黑字的石印告示，一张令人触目惊心的告示，“蒲城县政府重金悬赏缉拿在逃杀人犯杨虎城……”

此刻，四海居茶馆门前就贴着一张。立在外面的人不声不响，坐在里面的人却是兴高彩烈，宛如热水开锅一般，都在吵着嚷着讲着议着这惊人的案件。哪里冒出个用脑袋硬碰城墙的愣小子，竟把跺跺脚蒲城县都要乱颤的大人物送上了黄泉之路？

为了解开这难解之谜，有人蓦然起立，火辣辣地说：“要说死鬼李桢，他倒是个溜圆光滑的蛋。那光景，大清王朝他吃得开；这光景，改朝换代成了民国，他还吃得开。赶年关头上，他依旧欺人压人，带着他手下的凶神恶煞，一窝蜂扑进孙镇。孙镇集市上人多得如同一锅滚开的稀饭，都要办点年货。可也有挤来挤去不办年货的，这人也就是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年纪，恰似从土坷垃里爬出来。头上包着一条破毛巾，脸上挂着一层黄土霜，身上披着一件开了花的袄，腰上系着一根破草绳，脚上穿着个前边开洞的旧布鞋，直愣愣地闯进了李家店。李家店又称阎王殿。这是买卖

活人的地方。他怎么敢硬闯，难道就不怕被喽罗们打出来？算是愣小子一步棋看准，抡拳耍胳膊的打手都上集赶热闹去了，单单剩下店掌柜的坐柜台。店掌柜寻思着穷汉大概是来赎人的呢。店里跪着一串身上拴草绳的妇女。都是催租讨债要不来，就把人家的女人捆来抵债，愿赎愿买拿钱来。店掌柜就问穷汉赎哪一个？愣小子从怀里摸出个现糊的红信封。好大的信封，不足一尺也够八寸。他指着信封信口开河，说是从衙门里赶来，有要紧的信件必须面交李桢。店掌柜穿长衫，最会咬文嚼字，登时就骂：‘李大太爷的大号也是你穷鬼随便叫的？’那愣小子戾着火说：‘我不配叫他李桢，谁配叫他李桢？既然他爹娘给他起名李桢，就是要人人叫他李桢。既然人人都叫他李桢，为啥不许我叫他李桢？我偏要叫他李桢，李桢，李桢！难道叫了李桢就烂舌头不成？’愣小子一口气扔出了多少李桢！躺在柜房里烟榻上的李大太爷一阵哇呀哇呀叫：‘哪里来的野汉，吃了熊心虎胆不成？叫他滚进来！’要抖威风躺着不行，他坐起来了。嘿嘿，算计人的吃了人算计。那愣小子本不识李桢是哪一個，算是他叫板喝号，自己给自己登上了生死簿。李大太爷不知自己死在眼前，还指鼻子指眼地问：‘你乳臭未干的娃，啥名啥姓？’年轻人坐不改名行不改姓：‘杨虎城！’并顺手把红信封递了过去。这红信封上半个大字都没落上。这是怎么回事？李桢抬头望去，说时迟那时快，愣小子已经从怀里拔出土造的钉子枪，咔嚓一声，铁钉从枪孔飞出，打了恶霸一个前后穿膛，整个身子往后一蹦，就此蹦进阴曹地府去了！”

多么有趣的一枪，搅起了哄堂大笑！掠过笑声，有人在问：“怪了怪了，既然素不谋面，无冤无仇，愣小子为啥只身闯店，豁出命去打这一枪？”有问就有答，又有人蓦然立起，火辣辣地说：“没啥稀奇古怪的。杨虎城是蒲城县穷汉，刀客神出鬼没的地方，讲究的是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打死李桢正是为民除害。”迎着这

话，又有人在问：“刀客也是随随便便混得出来的？愣小子是有功夫还是有靠山？”又有人在答：“这年头是胆大的就能出头，管他有啥本钱，如今是一枪就成了个小小的气候。愣小子逃出孙镇，这就呼啦啦地搅起一伙拿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人。官府捉拿他不到，李家人奈何他不得。这就应了俗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了！”又有人在问：“他究竟为啥玩命？这要是被抓住了还得了！”又有人在答：“谁知为了啥？如果他也坐在这喝茶就好了。让他说说。”

多么有趣的言语，又搅起了哄堂大笑。哪里晓得这些言语与笑声惹恼了一名膀大肩宽，满脸横肉的家伙。他来了个拍案而起，大声喊喝：“你们这样乱嚼舌头，说得有鼻子有眼，是亲眼见到还是给杀人犯搭伙，当过连手？”

滚滚涛涛的语浪笑浪全被压住。吓得大家齐刷刷地朝他觑来，这冒出来的是哪一路尊神？他好霸气！那家伙横挑鼻梁竖指脸，在为自己捧着响炮：“你们有没有个耳闻？在下胡贵的便是。牛皮不是吹的，华山不是垒的，这条路上，入哥老会的，耍关山刀的，为财主保镖护院的，隐在深山吃香火的，亮在集市上伸手的，哪一路英雄好汉都会过，还没听说过有这姓杨的一号。你们听风就是雨，倒给无名之辈塑了个金身子，岂有此理！”这话够压人的了，但比话更压人的还是他那两眼喷出的鬼火，扫到哪里，哪里的人都低下头去。谁敢和他对眼光！他好得意。

冷不防，从角落里飞出一对冷眼，扫了那家伙一眼。好厉害的眼光，胡贵猛然心里一紧浑身一颤。他碰上什么人？惊得他连嗓音都劈裂了，尖声邪喊：“你，你是谁？”

顺着胡贵又喊又叫的斜眼珠，茶客们的视线齐朝角落里投去。这里坐着个并不起眼，二十岁刚刚出头的穷汉。一副不高不矮的

身梁，一张又冰又冷的长脸，一身又破又旧的衣裳。从这稀松又平常的人身上能找到什么值得惊叫的话题呢。大家的视线又茫然地收拢回来。唯独胡贵另是一个调子，两只大眼紧盯不舍，傲声傲气地问：“我说穷鬼，你是谁？”他咽下了下半截泄气的言语，“你一双烫人的眼睛烫得我心紧呢！”

那年轻人却闭住那烫人的目光，轻轻抹了一句：“我，我是我！”

这话搅起了又一通哄堂大笑。唯独胡贵一笑不笑：“‘我是我！’嘿，居然有这样答话的？莫非从土坷垃里长出来的，无名无姓，一块黄泥！”

那年轻人似乎倾全身气力，却又轻轻回了一声：“我，我也姓杨。”

正说着讲着姓杨的呢，偏偏就遇上了一位姓杨的。大家又变得欢快起来，在寻开心：“杨虎城姓杨，你也姓杨！你们是不是同姓同宗？”“你也是蒲城人口音！”“你见没见过杀人凶犯杨虎城？”“他是多长了一只眼，还是少长了两道眉？”大家又笑成了一团。

掠过笑声，那年轻人回了说：“我，我认识。”

应该又是搅起一通哄堂大笑吧？不不，这回却是大家都怔住了。想不到这杨还真认识那杨！有这么巧的？好就好在这巧字上。于是哑住了的声音又吵嚷开了，有那么多张嘴用那么多的问话齐朝这年轻人砸来：“那就请你说说他为啥无故杀人？”“他这人究竟有啥本事？”“他家里人都是端啥饭碗的？”“他这人身材多高，鼻子多大？”……

又是霹雳一声喊喝，胡贵压住了大家的七言八语，他用手一指年轻人：“你和杨虎城怎么相识的，是沾亲还是带故？”

这话可是问在坎上了。问得那年轻人大张着嘴，不知该怎么飞唇舞舌方好，多说不是，不说也不是。就这光景，从另一个角落站起一个人来，和胡贵一个样，用手横挑着自家鼻梁说：“在下

李某，也是蒲城县人氏。若问杨虎城是怎样一号人物，问他就不如问我了。我咸盐比他多吃了几把。”

胡贵赶忙肉葫芦脑袋大转弯，一阵紧扫这说话的人。这人三十来岁，叼着个旱烟管，一副稀松又平常的样子。可这人肚子宽，讲起杨虎城的身世，确实头头是道，如数家珍，把茶馆里的过客都吸引住了。他仿佛在说书：“这杨虎城是从哪块土坷垃里冒出来的？诸位不知，且听在下慢慢讲来。他原名杨长久，人称久娃，蒲城县东南乡甘北村人氏。家无一垧地，缸无半年粮。日子难熬，靠他父亲杨怀福打个木活维持生计，他只读过两年私塾……偏偏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他伯父和他父亲都在哥老会，来来往往朋友很多，一笔花销可观。哥俩因生计引起争吵，又由争吵动起手来，又由动手操起家伙。弟弟失手打伤哥哥，一命呜呼了。本是误伤，一家人把事情压住，也就算了……却是闲话传到蒲城县的县太爷那里。这花钱买官做的知县本来屁股就像坐在针毡上。蒲城一向民风强悍，刀客横行，再加上反清复明的哥老会暗中活动，那还得了。借机行事，拿下他父亲杨怀福，送往西安，问了绞刑……十三岁的久娃还没长成人，却已挑起大人的担子，一趟趟来往于蒲城、西安之间。先是送衣送饭，后是求乡里人帮助，在乱葬岗子里挖出被绞死的父亲的尸体，运回故里……死者是入土为安了，活着的人又怎么活下去？上有寡母，下有弱弟。树枝杈硬做了顶梁柱，他才多大……这久娃还真想出个道道来了。找了几个肩挨肩，穷比穷的伙伴，成立了孝义会。往后谁家再遇上丧事，也好穷帮穷……就是穷帮穷吗？这久娃虽然书没吃下一本，墨汁也没喝上半碗，却是心灵眼活，又从小混在‘宣江湖’堆里，听那李自成闯天下的故事，也要扶弱抑强，除暴安良，干一番顶天立地的事业呢。他走这村串那村，联络了许多人，每十人为一组，在野地里插香，结拜为兄弟。因为是八月十五日，月最明的时候，孝

义会又改称中秋会了……话说这年武昌一声枪响，大清王朝地动山摇了。坐镇西安城的张凤翥与张云山只靠几百兵就扯下龙旗。陕西各界人士立即响应了起义。却是人少势孤，陕西的清兵还有不少。十万火急，撤下人来，到各县号召起义，把陕西的清兵撵走……且说那骑匹快马赶来蒲城的人，指名点姓要会一会中秋会的首领。中秋会了不起，号称千人之众呢……你们诸位想想，这首领是谁？大家推来推去，把久娃推出来了。当初由他倡议，他一次又一次进过西安城。不是他还能是谁。久娃倒是并不怯阵，挂着一脸烟熏火燎前来会面了。他怎么烟熏火燎的呢？原来久娃在孙镇的饴饬铺子学徒，成天拉风箱……拉风箱的也能带兵起义？惊得那人直眨眼皮。当面倒是锣鼓也敲得怪响，‘将相本无种’嘛！背后却是一阵倒抽凉气，来个溜之乎也……久娃可是千盼万盼，总算盼到为冤死的父亲报仇雪恨，推翻大清王朝的一天。他人小心大，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腿上能行走如飞，手上能扔石打枪，工夫下了不是一年半载的了。立即分头传檄中秋会弟兄，十一月十五日在甘北村南大郎庙土包上集合，自带干粮三天和凑手的兵器……这可是开天辟地以来的新鲜事，冷清清的大郎庙怎么涌来了这么多人！不是一千是两千！不光年轻人还有上岁数的！拿着刀枪，拿着锄头，拿着粪杈，都在听候命令……听谁的命令？听久娃的命令。把个久娃慌得都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他又该听谁的命令？小伙子有根，他还是下了命令，从哪里来的还回到哪里去。这仗打不了，没有指挥官……中秋会的弟兄做梦也没想到领头带众的竟是个嘴上没毛的娃，也就一哄而散。中秋会举旗不成，倒散了摊子……久娃人小骨头硬。他一跺脚远走高飞，结伴投了秦陇复汉军。在都督张云山所部向枝山的向字营当了一名称兵。从此在八百里秦川打来打去，倒是很见了一番世面……见了世面又怎么样？久娃竟然是离家时什么样归家时还是什么样，连双整鞋都

没穿在脚上，低着脑袋进了村。咦，他先倒抽凉气了。这大清王朝已经变成民国，总该大变样了吧？怎么一点没变？刮的还是穷风，耍的还是霸气，交不上租的还是家破人亡，种庄稼的还是饿肚皮。久娃是带着刀伤回来的，如何能忍得下去，他怒火满胸膛啊……”

听了又听，忍了又忍的胡贵哪里还按捺得住火性，犹如点燃的爆竹，一阵蹦跳一通喊叫：“反了你不成！在这南来北往的茶馆里居然为杀人犯涂脂抹粉，连说带唱。你长了多长的舌头，是干啥的？”

姓李的面不改色，竟然笑丝丝地原话端回：“你又长了多长的舌头，是干啥的？”

一向翘鼻子挺胸的胡贵如何忍受得了这样的顶撞，这不是把他看成跑来跑去，被人踩在脚底下的蝼蚁之辈了吗？他拍着肉肚皮，喊出了大话：“哼哼，我胡某如果不是重任在肩，一定把你拿下，送进督军府法办！”他终于包子露了馅。

果然一枪击中这飞来雁！那位李某人登时两眼放光，纵出几声大笑：“靠说大话压不住人。你究竟做的啥买卖，走的是哪条道，统统亮出来吧！”

胡贵这才发现他荒腔走板了，赶紧打个遮掩，把茶壶飞出手：“反了你不成！”顿时搅得茶馆里炸窝乱。

正好借乱上添乱脱身，姓李的也把茶壶飞出手，又一个原话照端：“反了你不成！”……

蓝天变得暗淡无光了，只有落日还在西边天上挂起几朵火烧似的残辉。三辆双骡马拉套的大车，赶在夜色降临之前，照直闯进了已是蒲城县境的平安大车店。

胡贵自知在茶馆里露了相，格外加了小心，骡马卸了套，他召唤着手下人在货车上罩起一层蓬布，在车轱辘上拴起一道锁链。进了客房，一碗热茶还没完全入肚，这就又召唤着搭伙的商人到他屋里来，大锣嗓子居然改敲了小锣：“你在黄河岸边雇的那姓杨的保镖，究竟武艺如何？为人怎样？又都说了些啥？”

商人嬉着脸皮说：“胡爷，凡事瞒不了你明眼人。他也会耍几趟关山刀，倒是脚底下利索，行走如飞。雇他当保镖无非图个便宜。一路平安还得靠你展翅遮荫。唔唔，这人倒是不说不道，老老实实。”

不说不道？老老实实？胡贵一阵紧嚼，恨不得嚼出汁水来。汁水没嚼出，倒是冷不防那双烫人的眼睛又浮了上来，好怕人的眼睛。怎么现在回想起来，兀自心里发紧浑身发颤呢！就说：“让那姓李的搅了局。我没来得及问清他的底细。你把那姓杨的召唤来。”

姓杨的年轻人被召唤来了。他低垂着头，把自己的脸遮盖住。可也不能不打量这摆开的阵势，就悄悄飞过一眼，偏也就巧，又和肚子里揣着黑水的胡贵打了个眼珠遭遇战！

摆着泰山压顶姿势的胡贵又挨了一烫，烫得他心里又是一紧。好厉害的眼光！只有用手猛地一拍，恶喊恶叫起来：“明人眼里不揉沙子。你就别装模作样了。你长了一双绝非善良之辈的眼睛！你是干啥的？”

这也说的是他吗？年轻人半点都不心惊呢。不但不心惊，反而撕出几丝笑：“我一个穷保镖的，跟着货车走了一路，你却多心；该多心的，偏偏你又一茶壶把他砍走！”

这话捅在胡贵的心窝里了。但他不能在穷保镖的面前认输：“我不是说了嘛，重任在肩。不然的话，可就不是飞茶壶的事了。”

“坏就坏在重任在肩了！”

气得胡贵又是用手一拍：“你冷眼看人就是不恭，说话随便就

是不敬，你哪来的这大野性，究竟是啥变的？”

年轻人仍然说他的：“这人为杨虎城又吹喇叭又刷色，他又是啥变的？他为啥又要在茶馆里这样说？一茶壶飞去，看见了没有？站起来要动手的好几个呢！”

说得胡贵一阵紧眨眼皮，不得不投过另眼相看的脸色，这保镖的倒是穷得有个心路。忙问：“你认识这人不？”

“当然不认识。”

“他倒像是认识你！”胡贵斜刺里一刀，这一刀厉害。

但这一刀也仅仅招得年轻人微微一笑罢了，只轻轻还了一句：“倒是他认准你了！”

“认准我了，他又能怎么样？”

“也就是盯住你了！”

“盯住我了，他又能怎么样？”

“只怕你那货车要遭殃！”

“为啥我那货车要遭殃，你那货车就不遭殃？”

“你那货车装的不是货！”

“货车装的不是货又是啥？”

“税银！”

惊得胡贵愣从桌边窜跳起来，一把揪住年轻人，在尖声邪叫：“你，你是干啥的？你，你是啥变的！”

喊得年轻人不得不收住微笑，但依然风平浪静的样子：“我是穷保镖的；啥人又肯变穷保镖的？既然是穷保镖的，我就必须说些保镖的言语。那姓李的扮做茶客本来是探听你的真假虚实的，你却飞起茶壶把他撵走了！”

胡贵不得不松手了，但嘴皮子还在发硬：“怎么见得？”

“那姓李的为杨虎城涂漆刷色恰恰透露了春光。杨虎城闯店除霸就是单单为民除害吗？杨虎城爱听李自成的故事就是单单好

“宣江湖”吗？”

胡贵一阵紧抽凉气：“一个从土坷垃里爬出来的穷鬼也要打天下不成？！”

“打天下不打天下，那是杨虎城的事。我穷保镖的要说的可是你这税银被人家盯住了！”

“那穷鬼也敢劫税银！”

“正因为他是穷鬼，才敢劫税银！”

这话就像一刀捅进了胡贵的心窝，他又一把握住年轻人：“你，你倒是干啥的？你，你倒是啥变的？”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是穷保镖的，又有啥人肯变穷保镖的？既然是穷保镖的，我就还要说些保镖的言语。那姓李的摸出你的底细来了。你官服不穿穿私服，你官车不坐坐商车，当面听到有人为杀人犯大吹大擂却不敢当场拿下，如果不是押运税银还能押运的是啥？”

不啻迎头连挨三棒，胡贵有气无力地问：“依你之见呢？”

“这大车店歇不住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哪里想到有气无力的胡贵忽然又大笑连声，用那揪住年轻人的手紧摇紧晃：“你倒是干啥的，又是啥变的？哈哈，你自己包子露了馅。怪不得你总是飞亮眼用心思呢。你要骗我夜里行车，图谋不轨？”

那年轻人不慌也不忙，不声也不响，让胡贵紧摇紧晃的，只是又浮起了微微一笑。

搅碎这场盘查的僵局的是，院落爆起了吵闹声声。惊得胡贵又像是挨了刀扎，大喝一声：“啥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边拔毛？”他冲了出去。

晦气晦气，竟是个要饭的！他一手拿着打狗棍，一手提着讨饭罐；一只眼大睁，一只眼微闭；一条腿直着，一条腿瘸着，在和守车人讲理：“我要我的饭，你看你的车。无缘无故打我做啥？这是大车店又不是你家坟地！”那看车人凶神恶煞般喊：“你要饭嘛，为啥朝货车这里转？”“我转转货车又犯了啥法规律条！”“那我就打你！”“你驴脑袋也该开开窍。如今是民国了，讲的是共和！”

胡贵接过话来，他敲起了破锣嗓，暴跳如雷：“反了反了，你个要饭叫花子居然也敢说民国讲共和！胡爷我就教训教训你这‘民国’，抽打抽打你这‘共和’。”他夺过手下人的鞭子，这就要扑上去，非打这叫花子个死去活来不可。那里想到刚刚甩开臂膀，就被一只大手从后面揪住。~~花子回过头来，~~好大胆的年轻保镖，居然敢揪他胡爷的鞭子！

两位结伴同行的商人~~赶紧抢了工来，~~一位朝叫花子扔下两枚铜钱，一位架着胡贵往屋~~里走，又使眼神又~~暗语：“有话屋里坐下讲！”

进到屋里，开口说话~~的保镖，~~他用冷声冷气敲起了警钟：“我这穷保镖的走这条路可不是来回回了。这事不妙！叫花子是有来头的！”

怎么又输了一眼！胡贵的一肚子邪火顿时烟消火散。但他凸着肉肚皮，仍然不肯输嘴，还是那话：“怎么见得？”

“怎么见得！”年轻人自有一番道理，“他说‘民国’乃是暗示人多，如果不是人多，辛亥革命能成功吗？他讲‘共和’乃是势众的含义，如果不是势众，又怎么称得起共和？人多势众用在这里，只怕他们要抢进大车店来，劫走税银啊！”他那声音真能使人的人心弦都在颤抖！

两位商人慌了神，双双发出了哀鸣：“确实这事不妙！手心朝